



張 資 平 著

植樹節

上海新宇宙書局

節樹植

張資平著

上 庫

新字宙集第廿五册版第

1922

目 次

植樹節	1
寒流	23
兵荒	41
My better half	15
澄清村	95
冰河時代	109

植 樹 節

一

病後的 V 今天起床起得早些了。他從前星期二起病了好幾天，每天服 Asprin 總不見發生什麼效力。體溫雖然低了些，但頭痛還是一樣，沒有變化。

昨天他叫一個學生過江去找一位同鄉的醫生，把 V 的病狀詳述給那個醫生後，醫生把 Allonal 給他服了後，很舒服的睡了一夜，今天一早起來精神清醒了許多。

妻兒們還在酣睡中，他就醒來了。他不驚擾她們，一個人從床裏爬起來。他站在床前才覺得有點頭暈，但他知道這不是病的現象，這全是因為好幾

天沒有攝取相當的食物的結果。

小孩子們在晚間沒有亮就要驚哭的，所以 V 的睡房裏的洋燈有點至天亮的習慣。房裏積蓄了整晚的二氧化碳和煤氣刺戟着病後的 V 的神經。他把窗扇打開，吹熄了洋燈後打開房門走出廳裏來。才走出來，火廚裏便吹了一陣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混合氣體進來，更使病後的 V 難受。

“老爺，這早就起來了。”陳媽手提着一個木盆要進房裏去打米，她比 V 更起得早，火廚裏的火也生了，燒的水也快要開了。

V 祇點點頭，說話的氣力都像沒有了般的，在廳裏的食棹前一個人默默的坐了一會。

——小孩子們還小，當然不知道我的苦處。妻呢？她也一點不知道。朋友呢？更不消說。米價漲至五吊錢一斗了，兩個星期前買了五斗米，去了八塊，快要吃完了吧。這幾天病中用的錢還是武昌幾個學生購買 C 社出版部股票的股金，今先把這筆款挪用了，等到學校有薪發時再來補償吧。

——大的兒子祇兩歲半，小的女兒生下來恰

恰滿一週年。滿望着在這三五年積幾個銅錢，日後給這兩個小東西做教育費。現在看來是絕望的了，自己的生命怕不能再延長一個年頭了。死了後的棺材錢恐怕還要望自己最討厭的妻當她的衣裙替我買吧。好的，對丈夫的辛苦全不知道的妻也得叫她嘗嘗人世的痛苦。我很希望快有這樣的一個日子到來。這個日子到來了後，我祇把雙目一閉，雙脚一伸，我就算對她復讎成功了。

——我身邊沒有一個銀元的積蓄，由學校領來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工費僅僅把一家四五口的生活維持過去。但朋友們說他生活費這樣的省儉，一定有些儲蓄了。他覺得朋友們未免過於自私自利了。因為他們祇愛說自己窮，不准其他的人說窮。啊！除非研究無產階級的社會學者實地的來調查我這一家的生活出去報告後才有人信我的窮吧。算了算了。沒有人知我，沒有人知道我的窮也算了。我以後不再道窮道苦了。若不會死，我決意用我的精力和體力去掙兩個錢，日後妻子也不至流為乞丐。還是這樣決定主意的好，不要再唱高調

了。但是，但是病弱的我的生存，誰又能知道還能夠繼續幾天呢？掙錢！不是空發夢麼？

——最可恨的就是妻，她明明知道我在病中，但昨晚上還和我吵了一場。挨了我一頓罵之後，她便把小孩兒和小女兒來洩氣——搥大的，罵小的。

——像這樣的家庭，活來也沒有意思。還是早點死了的好。小孩子們做叫化子，做什麼，我都不能管了。祇要把眼睛一閉，什麼都看不見。

——可憐的就是死又死不得，活着又無一點人生的樂趣。看看今天又死不成功了。今天的責任還是要負的，這是躲不了的。昨晚上據表弟植庭的報告，米缸裏的米僅夠今天一天吃。火廚裏沒有柴炭了，今天非買不可。

——但是錢從那裏來呢？……不，不，不再想牠了，不再說窮了。

病後的 V 的精神本來就有限，一早起來就這樣的煩思了一會，不覺又頭暈起來。

二

陳媽端了一臉盆熱水來，漱口盅浸在臉盆裏。

他懶懶地站了起來。他一面刷牙一面想他的夫人太不中用了。他愈想心裏便愈恨。他想他知道他的幾個朋友和同事的夫人都很有學識，很知道整理家計，很能爲她們的兒女積蓄些錢爲日後的生活費和教育費。她們的丈夫們雖說是 Proletariate，可是她們可以說是 Bourgeoisie 階級了。至於還有一班做資本家的朋友們更不消說了。恨只恨自己娶的女人太笨了，不會管理家計；只知耗費不事積蓄；到了今日兩個人都是手無分文。他的朋友們雖然窮，但他們的夫人還存有一點錢，“以待子不時之需”，所以還不算真窮。只有自己才算是真窮漢了。

他暗暗地把他的夫人恨了一會，一個人低聲的罵了一會後臉也抹完了，牙齒也刷完了。陳媽站在他傍邊看見他喃喃的低聲自語的態度，就很擔心她的主人恐怕是發狂了，病腦病了幾天發狂了。

“嚙！嚙！嚙！”外面敲門的音響。

“來了！是那一個？”陳媽的一對小脚匆匆忙忙地把她的胖體運到大門邊去把上下門門抽開，開

了門。

V 望見站在門首的是學校裏的當差的。他交了一張紙條給陳媽，又像神行太保般的飛奔的去了。

V 把那張紙條子接過來一看，是：

“本日植樹節，照例放假一天，即希查照爲荷。
此致××先生。辦公處啓。三月五日。”

“今天是清明？”

“是的，老爺。”

V 隻手支在食檯上，用掌托着左頰再開始他的無系統的思索了。

——鄉裏的習慣至遲清明這一天是要到先人的墓上去祭掃的。我怕有十餘年沒有到母親的墳前去了吧。在家裏住了兩年多，父親的墓就近在屋後，你也祇去看過了兩次。你自有妻子之後就忘記了你的父母了。

——但是你看你的妻子今日的對待你。兒女還小，且慢說。只有你的妻就夠你受用了。你這個不孝的兒子也該受這樣的現世報。你的兒女

將來也會像你對待你的父母一樣的對待你吧。

——你父親在家裏病得最苦的時候，你却在日本墮落。你今天病苦，你的妻子不大理你，這是當然的結果。你對她們又還苛求什麼呢？你的父親因為對你絕了望就死了。你也就這樣的死了吧，莫再對你的妻子作奢求！人生都是這個樣子的，是個呆板的公式。你還是早點脫脫落落的死了吧。

V 亂想了一會，腦裏的神經痛起來了。

——算了，算了。不再想那些無聊的事了。一切任之自然吧。

V 待要站起來，陳媽把幾碗稀飯端出來了。在這瞬間他聽見他的大兒子和小女兒都跟着他們的母親起來了。

“爸爸呀，爸爸！”大兒子帶着哭音在房裏叫爸爸。

母親因為要看小妹妹，再不能兼顧大的兒子。年假期中 V 天天引他的大兒子到外面頑，所以大兒子每天一早看不見父親時就要哭着找的。

——大兒子是喜歡頑的時期了，喜歡在外邊

遊動的時期了。因為沒有人看他，天天關在屋子裏。確也太可憐了。今天頭腦還沒有恢復原狀，講義編不成功，小說也做不成功；還是引大兒子到外面去吸吸新鮮空氣吧。今天的天氣還好呢。

V一面望着檯面上擺的幾碗稀飯一面想。他待要舉筷子時，他的夫人抱着大兒子，陳媽抱着小女兒都走到食棹傍邊來了。

三

大兒子的小手搭在 V 的掌中，沿着長湖堤畔慢慢的走。他隻手指着田裏的菜花歡呼。

“花花！好看！”

“是的，多末好看的花。”V無意識的在答應他的兒子。因為他正在回憶五年前在日本時的春假期中的一天春光正和今天一樣。那時候他的心情也和今天的春光一樣。前後僅僅五個年頭，何以我的心竟會枯老至這個樣子。

——自己到底是個可憐人！總算起來自己的一生像缺少一段青年期的愉快的生活。由十七八歲至廿五六歲的一段時期像夢般的就過去了。自

己祇有童年期和衰老期。自己早進了衰老期了。

病後的胸部肋骨不是時時在作痛麼？恐怕是前幾天的發熱引起了肋膜炎這種討厭的病症吧。自己怕是快要向人間提出辭職表的人了。朋友們不知道我窮，不對我抱同情，我還勉強可以恕他們。他們對我的衰病而不加以同情，我就萬難恕他們了。

——可笑的就是學生們；他們看見我不編講義印給他們，祇叫他們筆記；他們就當我是躲懶。其實不知道是誰偷懶呢。有了講義，不單在教室裏不留心聽講，可以抽出點時間來對着黑板發他們的青春之夢。有了講義時，就不出席聽講，祇把講義翻翻也可以麻麻糊糊懂點兒。他們最以為苦的就是要筆記，在聽講時間內一刻都不能弛鬆他們的神精。一面要聽先生說的話，一面又要看先生寫的字，這是多末辛苦的工作喲！他們那裏知道這才是正經做學問工夫的一種修養呢？不知做先生的偷懶呢，還是學生們偷懶呢。

——啊！不管他們了！自己快要死了！自己的

妻子都不能管了，還管他們麼？！

——可憐的還是這個兒子！你的命真薄！你不久就要做孤兒了！我死了之後，你千萬莫信他們的話在訃文裏說“不孝×××罪孽深重……”這一類的話！你的爸爸才罪孽深重呢！生下你來祇兩歲半，就棄你長逝，無能力養你，無能力教你，這種罪惡多麼深重喲！還有你的小妹妹也和你一樣的可憐。不過她總比你好些，她還沒有滿一週年，她腦裏還沒有父親的印象，日後思念父親的悲痛總比你少些。不，她不會知道在這世中有父親的存在吧。但是，但是你們長大了後，讀了我這篇東西時總會流幾點眼淚吧。

V想到這點，自己的眼淚快要掉出來了。他想在這路頭上引着小孩子一面流淚一面走，太難看了，不要給人家猜是個瘋子；他忙把眼淚極力的忍住了。

——我的神經病怕達了相當的程度了吧。怎麼總在想這些無聊的事呢？

——無論如何，可憐的還是你們小兄妹。你們

不該來做我的兒女的！你們的父親死後遺給你們的祇有幾十冊你們念不懂的爛書，以外再沒有什麼了。不知人世辛苦的你們還~~在~~在歡呼什麼？！

“那邊叫化子！叫化子來了！”大兒子走到堤畔的一個小福德祠後來了，他望見前面來了一個女丐引着一個小女孩兒。小孩子害怕起來緊靠着他的父親的膝。

——病弱的父親在這瞬間還能做你的保護者。可是以後呢，你跟着你的母親就要像他們一樣了！你莫害怕。你們是他們的日後的同志。

沿着福德祠後的小徑過去，有一個土坡，小孩子蹦蹦跳跳地歡呼着跑下去了。V也跟了下來。

四

V 引着小孩子在橫斷着湖心的泥路上走過去，走到他的同事S的家門前來了。同時也有一架人力車從那邊飛駛過來，停在門前。

“V先生。”一個年輕的女學生手裏拿着一大束的桃花笑着從車上跳下來。V認得是S的妹子。S的妹子在市外的文科大學念書，她說她的校庭

裏的桃花正在盛開，開得非常好看。今天是假期，所以她特地採點來送給她的哥哥。V想心情和臉色一樣的枯澀的S那裏知道桃花的可愛呢。

“分點給我玩吧！姊姊！”V替他的兒子向她請求。

他們一同走進S的屋裏來了。

S的妹妹手裏拿着一束桃花看見她的哥哥，她的嫂嫂，她的姪女兒們不知說好還是笑好了，說了又笑，笑了又說。

——現在是她們的世界了！我竟不會有過這樣的歡快的青春期呢。我的隻足早踏進墳塋裏去了吧。

V望着S的妹妹便聯想到他的妻來了。

——那麼妻也和我一樣的可憐！從前不是有這樣的思想麼？若不是有了兒女，就一脚把討厭的妻踢死了。現在想來太殘酷了，不該有這樣的思想的。她的歲數和S的這個妹妹差不多呢，可是她不久尤要做孀婦了。她的青春也為她的丈夫為她的兒女犧牲了，該可憐她才是。妻，妻！我怨你吧。

你對我的小小的過失，我都恕你吧。望你也要恕這個臨死的我，莫再怨恨我。這是你的命運不好，你祇好怨你的命運吧。

——你本不該嫁我這樣的可憐人的！你父親錯認了我是個有能力養妻兒的人，強迫你嫁給我。你來之後，跟着我吃苦不少，東飄西泊，三四年來沒有一時一刻度過安定的生活。你心裏如何——你暗地裏或在後悔不該嫁我——我不知道；不過你對我總算沒有什麼怨言，這也就難爲你了。我無能爲你造幸福，總算是我的罪過。我死之後祇望你把兒女養大，或工或商，叫他們揀定一個職業。他們能夠相當的生活過去時，你的責任也就可以告完了。像這樣的人生，所謂權，所謂利，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還是平平凡凡的度你們的平凡生活吧。我沒有相當的教育費遺留給他們，你也無能力替他們籌教育費。你切莫叫你的兒女多念書吧，其實中國的現代教育也值不得羨慕。國內的幾個大學的教育成績也不過養出了幾個不尷不尬的人材吧。

——我還沒有充分的經濟的能力養活妻子就匆匆忙忙的和你結了婚，賣了兩畝祖田就和你結了婚。我原想再遲幾年，等我有了相當的積蓄後才和你成親。不過那年在宣教師 G 的家裏樓上和你初見面後就覺你異常的可愛。你那時候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子師範的一年級生。你也說你還想求學，等你畢了業後再成婚。可是那時候的我隻足雖站在壯年的地域內，隻足已經踏在衰老期中了，還要我再把婚期延長三四年，我是再不能忍耐的了。老實說吧，你那時候的美，處女時代的美引起了我不少的狂熱，我恨不得早一天就能抱着你接吻。但是現在的你，不比從前了，三年前的你的美早消失了。生了大兒子後，你就把你的固有的美消失了大半。等到去年生了第二個女兒後，你的美完全消失了。你的身體也比三年前粗笨得多了。G 宣教師夫人說的話不錯，我們間的愛苗還沒有發芽就匆匆地結婚，恐怕日後要生出後悔來，勸我和你多交際半年後才成親。當時我覺得她的話有點滑稽，因為我們已經訂了婚了。真的交際半年後，真的發